



灯下随笔

开始不知戴小华,只是偶然在白舒荣的文章里“认识”了这位被她称为“堪比西施”的美女。文字竟有如此魔力,我于是因私慕而想见她。机会终于来到。那年挚友槐华盛情邀请我们出访新加坡,由新加坡到了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作为主人,戴小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是我和小华的“初见”——果然名不虚传,娉娉袅袅,亭亭玉立,俨然一朵娇艳的花。后来有了来往,或隔空,或面见,方知我当日所见的小华,只是领略了她的外在之美。初见嘛,见到的只是表象。

直到手捧一册《忽如归》,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故事,读着她血泪凝成的文字,这才粗略地了解了她的家族史和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小弟戴华光,因启蒙而觉醒,继而陷入牢狱之灾,全家蒙受骨肉别离之痛。再有母亲丧葬,为完成母亲的遗愿,按照宗教仪俗,小华竭尽全力在宗教要求的时间内从台北到天津,再从天津将遗体辗转运到母亲的出生地河北沧州。医院、公安、海关、机场,方方面面,小华从容应对。其间,台北警察局,天津海关,家乡父老乡亲的远道接灵,出殡,安葬!社会制度迥异,各方要求悬殊,加上家庭和母亲宗教背景的复杂,这些常人难以解决的难题,都被她在短短的时间内攻克。小华创造了奇迹!

家庭变故,小弟脱险出狱,母亲得以如期安葬,是小华的大爱感动了众多的人群,这些人,有故旧,有新知,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大家为完成和实现小华的大爱,不问国籍,超越信仰,摒弃制度差异,竭尽全力把远别故里的亲人遗体安葬在家乡亲人的身边。至此,小华写了一段含泪的文字:“等我终于忙完母亲回乡安葬的事,整个人像泄了气似的,特别没精神。家家户户正忙着庆祝过年,我却一直提不起劲。因为缺少了母亲的新年,完全没有了过年的感觉。”

在此,我要安慰小华,你做了一件别

人做不到的、了不起的大事。尽管以往你为你的家国和世界做了许多的贡献:几十本个人创作,几十本编著,《当代马华文存》《马华文学大系》,你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你为中国、马来西亚和国际文运作出的杰出贡献,人们称赞你是国际文学交流的使者——但在我的心目中,你如今所付出的,比起你迄今为止所有的事功都要伟大——你以你伟大的爱心感动了所有的人,他们排除了所有的障碍,制度的、信仰的、现实可能性的一切,

为你作为一个女儿对亲人的远去和永远安息作了可谓惊天动地的行动。《忽如归》是我诸多藏书中的最爱,对于这样一本书,说技巧、艺术,甚至思想,都不够,一个字就是“爱”——爱自己的父母、家人,爱自己的家和国、土地、青山绿水,以及相识的和初交的朋友,我被小华的爱心所激励!《忽如归》以后,我又收到小华写作的另一本书:《因为有情》,披阅数遍,又一次深深地为她的文字倾倒,我发现了她的爱心的宽广博大:岁月无情水有情,家在吉隆坡,情锁黄山,自长安到交河的丝路之旅——她走了一路,洒下一路之爱!为此,我的评论中为小华的文章加了一个字:不仅有情,而且有爱!至此,我可以说,我当初被白舒荣的文章激发的对于“宛若西施”描述所“迷恋”,及至随后吉隆坡的晤面,乃是凡人所谓的“初见”。通过这种初见,我确知小华的美是动人的。但要承认,那只是浮表,她的内心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深情大爱的海洋!

读了小华的书,了解了她的家史,她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从外表到内心的立体的完美的形象。我于是能够为我的这篇短文定题:由初见而深知。我因这种深知,而敢为我眼前的这个女性“定性”,这是一个罕有的幸运的女人:她拥有一般女性毕生追求的美貌、财富、才华、能力以及幸福,然而更为主要的,而且并非他人难以具备的,却是她的充满深情和大爱的心灵。

2025年11月6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

五十年前,我还是个知青,在兵团的宣传队中知道了那么一出现代越剧《红松站》,剧中有一段唱腔是男主人公老红军晚年

在偏僻山村操持一家招待所的事。他唱道:山湾坡高路又远,春夏秋冬客不断。参观访问来学习,也有上山把宝采……今年,我有幸去刚刚开张不久的浙江松阳县西田村“译者之家”小住了半个月,在那里做翻译工作,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驻地与《红松站》的剧情联想起来。

不因为别的,就因为那红松。

之前,看到过西田村的那棵红松的照片,但这一次,我是目睹了。第一次见那棵红松,居然还是在夜色中,而且,它是西田村落到我视网膜上的第一景象。

我是从广州直飞丽水的,空中飞行只一个多小时,到达新建的丽水机场后已是华灯初上之时,离我要去的西田村,网约车要开一个来小时。一路上只知是在绕山路,左侧总是黑乎乎的一大片,应该

是大山,右边则偶尔得见灰蒙蒙的天空……公路尽头处,下得车来,只见有三棵高大的松树傲然挺立在村口,两棵已枯萎,剩下一棵似乎显出某种暗红,在苍茫夜色中显得越发挺拔高大!

译者驻地的住宿、膳食、工作条件,算是很可以了。毕竟那是在偏僻的小山村中。一日三餐都在食堂,早餐单一,午餐也简单,晚餐却是不错,因为驻地的管家烧得一手好菜,与几个译者共餐,品尝村里自产的山珍,还有滚烫的蛋花米酒,倒也在其中。

我的翻译习惯,是“无

## 译者工作加油站

余中先

一日不写一行”(“Nulla die sine linea”)。此次带去的材料是萨特的巨著《家庭的白痴》。近四年来三卷中早已译完了前两卷,这次在驻地要翻译的第三卷最后的几十页。于是,每日都在民宿“望松堂”房间里做翻译,早餐前一小时,上午三小时,下午四小时,一个多星期下来,几十页的翻译量也就顺利完成了。

工作之余,眼睛疲劳,脑子不太转得动时,我就会出门,在村口三棵树那一带转悠一下,远眺群山,让眼和脑稍稍休息一下。只见山坳里还有一个小村子,问了老乡,得知那是后湾村。

我自觉脚力还行,于是就在某日午饭后与几位同住驻地的译者走山路下去了一趟。

一路下山,一层又一层的绿色梯田中种的大多是茶树,而路边的山茶则已经开过了花,结出了果实……那村子确实很普通,村子里不见年轻人和孩子,只有老人……

然后,再一路上山,山路很窄,只能走一个人。但沿路的风景不错,虽已是初冬时节,路边还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到了山坳村边,抬头一看,西田村

口的三棵松树兀自高高挺立,只是由于观看的角度不同,两棵枯树几乎重叠在了一起,只有那棵据说已有五百来年历史的马尾松,透出了多半的苍绿,还有小半的枯红。看来,这一棵已挂着吊瓶的老树也正在走向死亡。据说这几棵树都患上了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癌症”,而且还会传染。好一棵红松,人们为你挂上了药瓶来点滴输液,而你的精神反过来也在为作为译者的我“加油”呢。

在崎岖的山路中,我突发奇想,认为翻译也是这样的一条崎岖难行的路。有人把翻译叫作摆渡,文化的摆渡,其实比作爬山越岭也是可以的。一路攀爬过去,大抵是为观看他处的风景,而一路上就已风光无限。突然,又想起西西弗的神话。他虽然是被迫劳役,但在完成某一趟推石上山的路后,下山时还是有幸能观看美丽的山景的。仅从这一点上说,他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他在“无谓”的劳作中能感觉到生活中的“幸福”意义。

走在山路中,又不由得想起了比利时的瑟奈夫城堡(Seneffe),那也是一个译者驻地,我多年前去住过两次。其特点是偏

僻,是安静,是“取经之地”。它跟西田村倒是有一比:记得当年,我从巴黎坐火车到布鲁塞尔后,再换火车到某地,再在那里换乘乡村公交车,然后还得步行约一刻钟才能到驻地。但正是在瑟奈夫驻地僻静的城堡中,我曾跟好几国的译者一起,翻译了比利时作家图森的作品,并有幸在那里与图森本人畅谈文学与翻译……

翻译,是取经,是摆渡,是文化交流,需要走路,一步一步地走,需要“爬格子”,一句一句地译。而西田村静谧的驻地,正是我翻译道路上众多加油站中的一个!清晨的公鸡报晓,静夜中的狗吠,都被我当作工作的加油声。而那挺立在村中的红松,则时时都在以其寂静的挺拔,在无声地为我们译者鼓劲……

西田村,它既是一个偏僻之地,又是一个清澄之地。偏僻,是因为远离大都市的喧嚣,远离利欲,远离干扰。清澄,因为从那里,一个译者(写作者)很容易进入文本,进入文本中的神奇之景。就在爬山的路上,《红松站》的唱腔一直在我的耳边震荡。须臾间,我就有感而发地把唱词改了一下:

山湾坡高路又远,一年四季客不断。翻译研究树讲坛,比学赶帮经验传。松阳三都西田村,是我工作加油站……

## 向云雀老师学习

张 大 文

雪莱抒情长诗《致云雀》(见高一语文必修上册)起笔就写云雀一飞冲天,迅速远征,一路高歌、欢乐、猛疾、激越,不见其形,只闻其声。于是便有许多比喻的意象鱼贯而来:像诗人,唤醒普天下的同情;像少女,让甜美的歌曲溢出闺阁;像萤火虫,在深山幽谷传播流光;像玫瑰,热风摧残中却回赠浓浓的香甜,使它沉醉。

总之,云雀的爱是过分地充满了的,却又是不会爱极生悲的。那么,云雀何以能光芒四射,魅力无穷呢?这就不能不追寻其原因之所在了。于是便有这样一节发人深思的诗句的出现:“是醒来抑或是睡去/你对死的理解一定比我们凡人梦想到的更加深刻真切/否则你的乐曲音流怎能像液态的水晶涌泻?”——我们先可用朴素的词语把喻体的内涵概括出来:凝净、醇厚、晶亮、灵动。再由此相应地倒推上去:你对死的理解一定是

直白、纯粹、磊落、亮丽。正是由它们化合而成的内驱力,使乐曲的音流汹涌不竭,不可超越。而我们芸芸众生,不管醒来还是睡去,梦想到的无非是:庸人自扰、交织苦恼、倾诉哀思、能有什么高超的曲调!

所以,在生死观上,云雀是我们的老师。你只要“教给我一半”,便会感化了我,并且通过我去感化全世界,“全世界就会像此刻的我——侧耳倾听”,并且听到做到,都可以做你的学生为自豪!



## 七夕会

岷江两岸树叶金黄时,四川汶川映秀镇迎来了又一个羌年。羌年,即羌历新年,原先是秋天收获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还愿的节日,最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晋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映秀小镇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里。江岸两侧,灯火璀璨;映秀大桥上,羌红透着热情;到处是盛装的人群,到处是“纳吉纳鲁(吉祥如意)”的歌声。除了常规的祭祀和吃宴之外,今年以映秀为代表地域的羌年活动丰富多彩,其中“一览吾遗”沉浸式夜游就别具一格。随着人流走上映秀大桥,河面飞舞着闪亮的“铁花火符”;阳台小剧场里,跳着沙朗舞的羌族姑娘们,迎来了墨西哥青年同舞;再往前,斯洛伐克“塞拉卡民族舞”正与藏族“阿拉吉吉”歌舞交融在

一起;随后,松潘花灯舞“花团锦簇”、乌兹别克斯坦雅库雅克歌舞、新西兰毛利艺术团舞蹈和泰国传统舞蹈等国内外非遗项目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羌族服饰的展演,更惊艳众人。抬头看,长达172米的《大熊猫百图唐卡长卷》正通过光影技术不间断地“活”态呈现。

在羌族多声部民歌《云岭之音》的背景音乐里,我们来到火塘坝坝非遗集市。这里有关绣,有关银,有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藏族服饰,有衍生的潮流文创产品……随夜游队伍走进“爱立方”,一场“白石击火”的仪式在此还原着羌族的取火神话,仿佛在表达羌民们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属。

当场中的篝火熊熊燃起时,无人机编队恰到好处地在空中勾勒出一颗大大的红心——那是感恩之心,那是大爱之心!

## 映秀,行进的羌年

徐渭明 文并图

## 摄影

最近柬埔寨向中国人发出邀请,明年6月到10月,不需要签证,只要填一张电子入境卡,便可以在当地畅玩两个星期。

我也是在热带的雨季,到访了这个古老的小国。作为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当时既没智能手机,也没一夜乍富的壮志,更不担心自己的腰子;空有双肩上的大背包和想看看世界第七大奇迹的好奇心。

突突车载着我,在乌漆墨黑的凉夜里风驰电掣,经过了排屋,经过了田野,经过

了河流,经过了无边无际的丛林路。周遭黑得空旷、寂静,不知远近。车终于停下时,我摸着黑,往司机指引的方向走。忽然发现,黑暗里,有无数人,心有灵犀般,正默不作声向前缓慢移动。我们穿过庞大的石城墙,仿佛穿越了时间的界限。

第一缕晨光,在暹粒漆黑的夜幕上划开一道金色的口子。这是一次巨大的心灵震撼,此生难忘:吴哥窟起伏的轮廓线,犹如莲花在天地间绽放。

“我感到心在颤栗,除了默默敬慕地凝视外,无法用其他方式去赞美这一建筑史上的奇观。”1861的一个凌晨,当夜雾消散,金色朝霞映照东方时,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吴哥窟,也是这样赫然呈现于法国探险家的眼前,让他震惊到不能言语。他忽然想起了行囊里那本揉烂了的书——一个中国人在13世纪末写就的《真腊风土记》。

这个叫周达观的元代使者,三月从温州起航,四月中在越南遇逆风;到七月初,才能溯湄公河而上;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到达暹粒,此时都八月了。眼前金碧辉煌的景象,令他惊艳不已。

依照王命,周达观在此地住了下来,并记下所见所闻。隔着七百多年光阴,仍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出吴哥王朝的鼎盛模样:城郭、宫室、服饰、官署、三教、蚕桑、舟楫、室女、奴婢、野人、争讼、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军马、国主出入……周达观甚至忍不住赞叹,这里四

季都像五六月天,当地人没见过霜雪,粮食一年三熟乃至四熟。老百姓安逸富足,耕种渔猎之余,喜欢唱歌跳舞,搞搞艺术,还喜欢买中国来的进口货!

没人知道为什么,这样盛极一时的吴哥文明,突然消失了,晨雾流云,日出日落,于密林中沉睡了数百年。藤蔓整个缠住了达松将军庙后门,青苔密布在塔布伦寺外,板根植物掀翻了几十吨的巨石……当法国探险家

把他的惊人发现,写成游记在欧洲发表时,所有人都认为他在编故事。

我绕过巨型大蚂蚁,在《古墓丽影》的残垣断壁间攀爬,跟随周达观的书,穿越回繁盛吴哥:碧绿护城河绕着方圆二十多里的城池,五个巨大的城门内,宫殿和宅第巍峨,气势逼人;雕工精湛的众神,在高耸的梁柱上舞蹈。

周达观对吴哥王城的城门、城墙、城壕、桥栏都描述得详尽而准确,而城内其他,如巴戎寺、巴本寺、巴肯山、吴哥寺等,却语焉不详,它们是神的居所,当时的凡人,无权像如今游客这般出入自由,望上一眼都难。

作为使节,周达观每次觐见只进到了王宫正殿。穿着华贵的国王,同正宫王后一起出来迎接,侍女们列队在边廊金柱下,等候吩咐;金窗侧畔,立着四五十面镜子,气派大得不得了。

日月盈虚,物是人非。任何王朝的消失,原因概莫能外:与邻国交恶、宫廷内乱,不断透支着吴哥原本强盛的国力;几代国王都是通过上不了台面的手段上了台,无心仁政,不关心老百姓干饭,只关心自己干仗。或许是惹怒了众神,如此雨水丰沛的地方,竟突然天降了大旱。

与繁盛吴哥一同消失的,还有史官们蘸着金汁,写在棕榈叶上的文字。这个神秘的王朝几乎没留下只言片语,所幸一个中国来的使者,为晚到了七百年

